

我參加了突擊東山島戰役



→ 游牧所畫之版畫《送出征》。



《送出征》
哥哥當兵去
奴家縫衣裳
針針密密縫
線線心意長
好男兒 當自強
休為奴家掛肚腸
保家衛國盡職責
一心一意爭榮光
驅除敵寇
勝利好還鄉
那時候哟
奴家與哥哥
重過太平日子
天長地久 地久天長

民國四十二年秋，我們政工幹校第二期學生，在完成了入伍教育訓練之後，隨即派赴金門前線實習。我和美術組的崔恆照、王良珊、新聞組的戚宜君、侯建文，以及本科班謝學盛、雷新財等同學，被派到陸軍七十五師二三四團。當時，該師正奉令突擊東山島，我們政工幹校的同學，自是義無反顧，隨著部隊一致行動。

東山島位於福建省南端，我軍一路挺進，最初並沒有遭到敵軍抵抗。於是很快地攻占了東山島的制高點四一〇高地，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山上。抬頭望去，一水之隔，就是大陸福建漳州的朱家鎮，人煙輻輳、車水馬龍，但在一片熱鬧昇平的景象中，卻隱隱籠罩著一層戰爭的陰影。夜幕慢慢低垂，半空中不時有著照明彈爆炸，亮光下，兩軍對陣、壁壘分明、戰爭一觸即發的態勢一覽無遺。

翌日上午八點多鐘，我們看見前面天空中出現許多黑點，曉得那是我方的傘兵，已經降落敵後，企圖與我軍會師，但我軍雖然攻占了東山島的制高點四一〇高地，卻無法與降落的傘兵會師，因為敵軍這時已阻斷了我軍繼續前進的路線，我軍降落敵後的傘兵部隊，在得不到支援的情況下，只好單獨作戰，以致損失慘重，之後清點突圍我軍歸來的傘兵人數，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，我們實習的同學，也傷亡了七位。

現在說來，這件事雖然已經過去了幾十年，但其中的點點滴滴，還是縈繞在我的心裡，難以忘懷。

（作者速寫）游牧，民國十九年生，廣東省蕉嶺縣人，政治作戰學校藝術系畢業，曾出版畫冊一集，舉辦個展六次，參加國內外聯展八十餘次。

孤身盔甲致榮民



↑ 林益彰以詩致敬榮民，紀念他的外公。（圖／林益彰）

我只能靜靜地
看著他流淚 他們流淚
我就只能靜靜地
蹲旁靜靜地
聽著他們的淚滴 他的淚滴
靜靜地滴向我手心
那股彌堅般卻無奈的歸去何今
回家的路在哪裡
那裡 又該是哪裡
風風雨雨之後突然出現彩虹
然後又是荊棘所想像的
熙熙攘攘的風雨

剩下眼淚的徒留是可以
明白沙啞的言語是在言語何謂
啞在眼眶裡的眼淚
慢慢走下來
那片青山的記憶始終彈著忘記
唱著孩提時的旋律
我們不怕戰聲擊鼓聲突然響起
但還得把我 我們
穿梭在焰火的兄弟給帶回來吧
剩下這些過期的軍服兵籍
是要叫我 我們背到哪裡

談生論死



↑ 何德大與妻結婚 20 周年合照。（圖／何德大）

莊子在《齊物論》中有這樣一段話：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，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」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，生死差別不是完全不可超越的，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，可以就是不可以，不可以就是可以。其實我們從一出生，就開始走向死亡的路程，沒有人能夠長生不老，無論你身居何職，人品如何，最後終歸還是免不了死一死之途。

正因為人總是要死的，生對我們才顯得更重要、寶貴，值得珍惜。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，在執行任務中不幸墜機身亡，才六十三歲，我們只能說天嫉英才！事情已然發生，再多的議論，也只是議論，追不回沈上將寶貴的生命的。

孔子謂：「殺身成仁。」孟子曰：「捨生取義。」司馬遷認為：「人固有一死，死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。」人們對死亡的態度，恰好是對生的態度的反證，懼怕死亡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患得患失，憂慮重重，而不怕死亡的人，能樂觀進取，力爭在有限的生命中創造出無限的事業。

沈上將一生功業彪炳，有外文長才，飛行技術精湛，待人和藹可親，外觀英挺帥氣，參與大漠計畫，支援友邦，一展長才，友邦有口皆碑，其生前軍旅生涯，可謂屢創高峰，圓滿無缺，軍人生涯可用人間世的一段話形容：

（作者速寫）何德大，政工幹校（今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）十四期體育系畢業，曾任陸軍體育組上校組長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。文長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

還有夢 他和他們
履帶般的肩軀和戰甲似的筋脈
仍然 浮著當時國旗的魂魄
彷彿離散的神獸受傷了
舉起戍守仍可前進
前進 只是前進該往哪裡
外面的雨聲滴答答地
屋內風風雨雨
（作者速寫）林益彰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，中華民國海軍退伍，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，外公為遷臺國軍退役官兵。此首詩詞乃訪問榮民後沉重有感。